

龚振辉自选集

雾丛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目 录

克隆时代	1
雾 丛	45
佛赞的法门	115
妓女的忠贞	211
最后的午餐	303
我的父亲	407

克 隆 时 代

1

又是一个寂静的听不到一丝一毫的夜阑声的夜晚。

记得有位哲人朋友曾经说过：听不到的寂静，便是寂静的存在。但是汪导总是不习惯于夜汁如此充塞，而夜阑如此空寂的夜晚。这样的夜晚缥缈无垠，把整个世界都虚无了一般，让人不着边际。

在汪导坎坷的一生中，在这样虚无却又无法回避的黑夜里，曾经失去过太多宝贵的东西。所以这种夜晚，在他看来是一种潜伏的危机。

这些看似无形，恐为有形的危机，搅和在这冰冷而又虚无的感觉里，使人有种不复存在的恐感。所以这个夜晚，注定又是汪导的一个不眠之夜。

遗憾的是，汪导没有预感到，这回是魔鬼在向他逼近。他将失去的不是他为之探索了一生的亲情、事业和生命，所赐予的一切感知，而是他的生命的全部。

生命的奥妙就在于它的来有形，而去无踪。生命的价值在

于感知和思维的存在，将人生溶解在无岸的求索之中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在以往峥嵘的岁月里，汪导的一生求索所能索取的，似乎仅是些皂泡一般虚无的东西。汪导不甘心这生命的玄机无所不在，唯愿此生能解读它的深奥之处。

一双圆睁在黑夜里的眼睛，泛着几丝幽幽的清光。汪导默默地祈求上苍，有什么七灾八难的，来找我这老头子吧，可千万别找上我的儿子！汪导此生能为之牵挂的只此一人了。

汪导就这么眼睁睁地盯着瀛海一般的夜汁，愣愣地发呆。他想象着穿越夜汁的隧道，去寻求那玄机的密码。不为自己，只为儿子更换一生的幸福程序。然而他所能捕捉到的，只有那看不见的时光流逝。他不知道，其实那夜汁的深处，潜伏着的是死神渐渐逼近的脚步。

但是直至时间跨越到2001年10月6日凌晨三点整，他和儿子都一直相安无事。

倏然间，听到儿子的房间里有了响动声。儿子一向的习惯，总是在凌晨四点三刻才起床，开始他新的一天的著书历程。犹如齿轴的既定规律，从未有所改变。除非是儿子又要远行，或者就是，又熬了一个通宵。但儿子熬通宵时，通常只有细微的窸窣之声，而决无如此大动干戈的回音。

每天深夜十一点零五分，是汪导常常听到儿子脱衣上床时，叩动成串钥匙，发出一连串碰撞声的时候。哪天到时听不到这响动，汪导就会瞎操心起来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但儿子常常会给予配合，那窸窣窸窣的声音分外悦耳，是汪导所喜闻乐见的。一系列脱鞋、脱衣的窸窣窸窣的声响组合，简直成了汪导的催眠曲，将汪导送入梦乡。

但有时汪导有些走火入魔，竟然不知道儿子是否上床睡过。

直至第二天凌晨那个既定的时间，听到儿子给予“平安无事”的“打更声”，将汪导拖返到假寐状态中浸泡着，再也不会捨得片刻的鼾睡的。窝到早上七点钟起床，给儿子做早餐。

给儿子做完早餐时，通常是七点十五分。汪导便遛入他自己的房间，开始“晨练”他的影视理论专著。

汪导回房时，总是把房门关成一段一轻一重的信息，先是让锁舌碰上坐槽，而后重重一推，让锁簧在清脆的回弹声中，制成信号，传递给儿子。以确保准确无误地发送出：出来吃早饭吧！儿子！这样的召唤。

俄顷，便会听到儿子打开房门，走向灶间。然后，落座于餐厅……仔细辨听，那里的杯盘的声息，总是比脚步声更轻巧。简直让你感觉到，只是野外的一只硕鼠在悄然行动的意境。

2

不管儿子的行动再怎么悄然无声，儿子的一举一动，依然都在汪导的眼前清晰地幻现。像一组蒙太奇的虚幻镜头，那么活灵活现……直至儿子走出大门，反手关门，走向电梯间……骑上自行车……甚至走入学府大门，遇上同事或客座教授……无不在汪导的镜头中一一闪现。

对方通常对儿子这样说：嗨！胡教授！早！

早！儿子的回答总是简捷化的。相信他的童年是内向型，而如今则是大学士风度。

对方也许会跟上一部，并肩走在儿子的一侧，不无讨好地闲扯一句：胡教授！又有什么大作要出版了？可别忘了提前告诉

我一声嗨！也好先睹为快嘛？

一定！一定！儿子对此类话题的回答，总是真诚里不露“真谛”。

或许迎面又遇上一位资深的特级教授，三人招呼了，驻足作短暂的停留。先前和儿子同行的那位客座教授，便和特级教授笑说道：嗨，李老，扫描机买了没有呀？现在要发点东西，抄写量可实在太大了。我是恨不能雇个人来，给我专业抄写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赶上需要的速度了。

李老的年龄实在与问话的这位不相上下，但被人喊惯了，也就默认了。可他的回答却总是比较辛辣的。他微笑了一下说：现在才提起这种话题，你不觉得太落伍了一点了嘛？你的稿费这么可观，可别亏待了市场经济的召唤才是嗨！

问话的这位，一下子变成了拉扯市场经济后腿的吝啬鬼了。最起码也是个没有绷紧市场经济这根弦的假寐角色。实质是对比出他不是著作大户的渺小来了。他的颜面上一红一白的，连声应道：嘿嘿嘿，那是，那是。

李老便腾出空来了，目光温暖地对准了儿子，热忱地向儿子哈哈一笑说：胡金晶，大作拜读啦！感触颇深哪！不愧为开拓当今人类学学说的巨匠。得益匪浅，得益匪浅啊！

儿子说：谬赞，谬赞。烟幕之作，待到烟消云散时，拙劣始昭于天下了。

言者是有心而发，听者却囫囵而受。李老是只把此言当作“学人”的谦虚了，便伸手重重地拍在儿子的肩头上笑说：嗨嗨，你的谦虚也别具一格嘛！烟消云散之际，始见明月之风雅，始见丽日之灿烂耳，哈哈！你小子！还蛮有风月情调的嘛！要是搞文学的，必定是个风花雪月的顶尖高手嗨！

如此这般聊了一会，便分手而去。

当儿子走进教室，走向讲台。不用抬头观看，光凭直觉就知道，教室里是充满了人气。他的授课方式是人们常说的，但做起来并不简单的模式：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，通俗易懂，妙趣横生。

儿子的开场白总是随手拈来，却又总是别出心裁。譬如他一抬头便说道：同学们，今天天气哈哈！（稍顿）这本是一句文学语言，站在人类学学科的立场上，初听起来很有点虚伪的意味。但是与当今社会，面对的人类学学科的透视力而言，不无共性。莘莘学子哪！我们的社会责任心，任重而道远……

接下来，正题便开始了。课堂里，传来了沙沙的笔记声。学子们倾注的热情，便是对儿子的课题的最好的回报。

但是汪导是个凡人，摆脱不了凡人的俗念。他为儿子被人如此公然地称做胡教授，却不称做汪教授而耿耿于怀。围绕着这个问题，应该采取一次打假行动才好呀！

3

儿子回家来的时间是不太确定的，一般是在汪导刚开始做晚饭的时候。这是汪导为了迎合儿子的习惯才这么安排的。儿子一回家，必定是一头扎进他的资料堆里的。他的资料通常很杂乱，有时是成捆的旧报纸、旧杂志，有时是外文书籍，有时是中文书籍之类。他视什么书都是宝，各类文摘都是他解渴的源泉。这一点，直让汪导自叹勿如。搞了几十年的编导工作，除了文学书籍就是剧本之类，别的却很少有所触及了。

汪导有幸和儿子较长时间地坐在一起的机会，是在晚饭桌上。儿子走出他自己的领地，是不用你喊的。七点钟正时打开房门，穿过客厅，走进餐厅来了。汪导每天享受儿子唯一的一次

孝道，便是给汪导盛那第一碗饭。因为大凡这个时候，汪导手上总是有文摘体的，不是剧本就是晚报之类。

起初汪导是把它当作道具拿在手上的，因为和儿子共处一室之后，每每汪导见儿子急匆匆地走进餐厅，便会站起来盛饭。而儿子总是比较用力地夺过碗去，为汪导盛了饭快捷地递上来，而后给自己也盛了，坐下去便闷吃。这一切都似哑剧长胶镜的回放，寂静本身有了质感，在时空里涌流。时间一长，汪导便也就乐得安享等待这份安逸了。

儿子的吃相有点粗鲁，这和儿子是在汪导的二弟那里长大的不无关系。老二如今还不肯回城，一个人躲在深山里，过着农耕的日子。很显然，这是和汪导还怄着气呢。平心而论，汪导能住到儿子这里来，说实在的，是有向老二退却，甚至是认错的暗示。然而老二和儿子显然都没有接受他的退却。因为老二不会不听他的唯一传人的劝的。

汪导本是个倔脾气，火性子。如今年高岁大，过一天便是二个半年这么珍惜了。人生苦短，汪导不想将此生的仇恨和遗憾，绞作到马克思那里去。起码消解了仇恨，容他“虚肥”的心理负担，消退些臃肿。别让他带着太多的遗憾，伴随他孤独而又充满了苦涩的黄泉路。仅仅这份遗憾就够汪导自我囚禁一辈子了，又如何容纳那些仇恨的沉重？其中的痛楚又有谁能体会呢？

汪导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，他和儿子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做了几十年的编导，却从未虚拟过或解读过这种特定的父子关系。人至将死，方知枉为编导，不堪人父！这就是人生历程赋予给你的最残忍、却又最公道的裁决。心理的障碍远远超过了父子情笃，但那份完善的默契，又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父子间相互的感应。

每当汪导身体不适时，儿子总会捎回一些对诊的速效药，放在餐桌上。有过二次，儿子前脚走，后脚就来了上门医生。

汪导问大夫：你怎么来了？

大夫说：咦？是你儿子约我来的呀！

而汪导每每见儿子坐在饭桌前一副惆怅的容颜，或减食了，或挑食了，他的心里便会起结。忧虑就像一个沉甸甸的疙瘩，挂在心头上。一直等到隔日或几日后，见儿子重开了胃口才能化淤。

这就是他们父子俩的共同生活，显露出几分滑稽，渗透了汲汲的苦澀，包含着几许尴尬，浸泡了几份牵挂。

有时家里来了儿子的客人，汪导听着别人对儿子左一声胡博导，右一声胡教授的叫唤，心里便乱箭穿心了一般的疼痛。时常有种冲动，他想知道儿子的姓氏，是胡丽汪改的，还是老二改的，或则是儿子自己作的决定？

这似乎都一样。但对汪导而言，有着绝然不同的感受和含意。可他和儿子这么缺乏交流，针对这个敏感的问题，儿子是断然不会正面回答的。就算正面回答了，评估一下自己的接受心态，汪导又怎么会轻易信服？

发妻胡丽萍本是个搞剧务的。当年年轻漂亮，追她的人自然是野狼逐鹿。但她好像是专候着汪导，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那时汪导还只是个青工，乱写了二个本子，便调进了电影厂，当上了创作组的一名组员。

自汪导一进来，昔日的小辣子，玫瑰刺，却对“汪老师”颇有兴趣。领导上看在眼里，一经说合，两人便进入了“角色”，爱得是死去活来的一般。

由胡丽萍改成胡丽汪，是在领结婚证书的那天发生的事情。

那时办事容易，说改就改了，人家一致赞同。

可那时的人，心地都太单纯，一颗红心为革命，干上十年二十年，再生孩子的豪言壮语，不用人家教，更不用人家逼，嘴一滑，出口成章的就喊了出来。

儿子是在汪导之称谓名副其实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婚后第五年才出生的。但那时的汪导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难有个零头数和妻子缠绵在一起，就是在一起了，也是革命式的。“抓革命促生产”，成了他们夫妇之间一种怪异的现象。因为那时汪导是初划的右派，右派的帽子和导演的声誉几乎成了连体婴儿，接踵而至。而妻子则是电影厂里的文革副主任，美人加上女强人，一向是俗世间拔山填海的人物。汪导的姓氏后面恨不能倒过来改上个胡字了，可汪导的名字叫汪马俊，改成汪马胡（虎），恐有抵触改造的情绪泛滥之嫌呢。

先头几年拍片忙，夫妻难团圆。后来年把时间，去五七农场改造忙，常常是天各一方，两眼泪汪汪。除了厂里招他回去解决献礼片的急赶工，他是回不去了。就是回去了，也是只能和妻子梅雨逢疾阳，赶晒一场而已。

可儿子就在那特定的时空所限定的环境里出生了。

儿子出生在四合院里。四合院很大，充满了豪门的气度。这是汪家的祖业。解放后，虽然被引进了“七十二家房客”，但二老和汪导二兄弟还是占据了原有的整个书斋。书籍是保不住了，小嬴政们让它付之一炬，否则吃睡不香呀！因为他们是蛀虫的天敌——白蚁。

好在书魂还在，每夜得以缅怀。

事情发生在儿子出世满月的前一天夜里，汪导的突然归来，让老二没来得及从嫂子的房间里出来，老二的衣服还是汪导从

门洞里掷出去的。

妻子抱着汪导那硬得像石头一般的身子，哭诉道：

都是我的错。自己祸从口出，由“红人”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敌人，划入了你的同道。苦闷！是自己招惹他的。

那是一个夜阑如潮的夜晚，汪导坐在深秋的庭院里，和着潇风，伴着败叶，把酒问苍天：爱为何物？亲情为何物？天刚破晓他便登上了归程，自此他已将“五七干校”，当成自己的家了。

老二呀老二！那个电影剧本，本是你写的。本想让你扬名利万，不想后来被人家揪了小辫子。我做老大的，给你顶着，替你受罪。你倒好！你就是这样来答谢我的嘛！好！如今我的一家三口都成了右派和现行反革命了，只有你还干净着，围坐方桌三缺一，你也来凑个数吧。

汪导在三个月后调回了城里，而老二去了深山了。少小离家，老大不回，从此断了音讯。

但这岂非更加说明了汪导的怀疑是正确的？孩子不是汪导的，而是老二的。如果仅仅是叔嫂间有了风流韵事，又何必生死不见？原来这都是暗中拥有的嘲笑和倨傲啊！

4

这个心结压迫了汪导几十年。东窗事发后，问过妻子，妻子的答案是：

你这种人不配知道！

便追随老二去了。

那天夜里就和今晚一样，寂静得没有一丁点儿夜阑声。妻子起床的时间，也和今晚儿子起床的这个时间相吻合。

妻子在一串钥匙的碰撞声响过之后，抱着儿子出了门。那是二弟被抓后的第七天，也是汪导再次回城的第二天。

第一天夜里，汪导是和天地风情辩驳了一整夜。严冬的清寒没能使汪导有所冷静，反到浑身燥热起来。于是冲进房门，抢占了象征霸主地位的大床。

那串代表着当家人身份的钥匙，被丢弃在了汪导的被面上。从此汪导再也没有见过妻子。如果说，她还算是他汪导的妻子的话。

汪导此生注定和寂静的没有丝毫夜阑声的夜晚，有着强大的排斥力。而这种死寂的夜晚，总是和他有孽缘。妻子断气的那天夜里，也是这种寂静得让人灵魂出窍的夜晚。老二从遥远的深山里打来了长途，他恸哭道：

大嫂死了，大嫂病死了！她说让我告诉你，她恨你，但她爱你。

汪导听了这死活纠缠的话，心里直恶心，歹毒地说道：

哭什么？哭！哭！哭！怎么，承受不了丧葬的事务吗？要不要我连夜赶来给你“帮帮手”？

老二没有再说什么，领教了这么难于领受的怪话，你叫他怎么应接？沉默了片刻之后，他便把电话挂断了。

汪导当时怔怔的，倾听着电话里繁杂的呜呜呜的声响。其实他的本意不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。但事已至此，他还能怎么样？

汪导知道老二也不容易。甚至打这个电话，还得翻过许多座山头。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？但汪导知道自妻子投奔老二之后，老二就将自己的姓氏和妻子一统了，整个一出低级趣味的成人游戏。只此一误，却将汪导认儿子的日期推迟了整整二十多年。尽管儿子长成了，就在这京城内上大学，可他一直置若罔闻。

是啊，你们都同一姓氏了，与我一个外姓人又有何相干呢？

但最终汪导还是低下了倔头颈，耄耋之年，老来无靠的孤独

和痛楚，逼迫着他摁了儿子家的门铃。从此心中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拥有依靠的安全感。侄子也好，儿子也罢，是汪家人，必须进一家门。

但是，儿子今晚的举措，让汪导着实悸慄。汪导的悲剧，总是在夜阑大噪中酝酿，而在夜阑虚无中暴发。

儿子！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呀！汪导自己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把今晚可能发生的离别，看得这么严重。

难道汪导的命定凶兆还会在儿子的身上重演？老天爷！你睁睁眼吧！他可是我的侄子，我这个父亲，只是挂名绶带而已。难道一个人的命定凶兆，也会近墨者黑？！要果真如此，大不了天明之后，我便离去就是。

汪导的忧虑，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小情节，拼凑而成的。近日来，那些送上门来，在儿子的房间里过夜的女孩子们，一下子都销声遁迹了。而五个月前，儿子和那位曾为他流过一次产的硕士研究生，大吵了一场，至今也不见浮出水面来。以前他俩也吵闹过，可都是些雷阵雨，没几日就重归于好了。

许多迹象表明，儿子似有归隐的倾向了。这么年轻有为，却欲回避红尘，确是痛苦的抉择。但儿子表现得那么漫不经心，只有做父亲的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沉重。

那位姓陆的研究生，是二年来经常在此露面的女孩子中的一个。她的样子很细小却很丰满，皮肤黝黑，装束随便。竟让汪导一猜就猜中了，她是这古都里大户人家的千金。爷爷是老红军，在高层政治磨合中神秘病故。父亲是这个都市的副市长。儿子的扫描机，就是她于二年前送来的。可儿子就在接受了人家的厚礼之后的第三天，就翻脸不认人了。

为只为她也学别人的样子，抄袭了别人的著作的一部分，作

为毕业论文的第一稿，而引火烧身。

那天两人一同出现在门口时，汪导迎了出去，高兴得像个老小孩。大声和她招呼着：

小晓呀！来来来，快进来。今晚你有口福，汪伯为你做了好吃的嘞。

小陆把捎来的礼物放在茶几上，大大方方地说：汪伯！别麻烦，随便吃一点就行了。

儿子换着拖鞋，头也不抬地说：今晚，她不在这吃晚饭。

仅此一句话，把汪导和小陆姑娘都打懵了。

汪导不无尴尬地看着满脸堆砌着尴尬的姑娘，为儿子不领风情的粗暴打着圆场说：

你这孩子，……不管怎么说，我和小晓她爸是老朋友呢。

小晓！别理他，儿子不请，汪伯请定啦！

小晓的脸上涨红起来，目光闪烁着，分明是在等待着儿子的认同。但儿子就是这么个怪脾气，有话只说一遍，再无说第二遍的可能。这是儿子一向对付汪导的热忱，强加的闷心棍。这时常令人伤透了心的怪招，常常让汪导接受不了。但是汪导是自己犯贱，政府退赔的大宅院呆不住，送上门来招惹你这小祖宗。可人家姑娘毕竟地位不同，身份不同，你们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，却又何必打蛇还连带着肚子里的活蛤蟆？

5

记得那天儿子和小晓一前一后进儿子的房间，不一会，就听房间里争吵了起来。

小晓委屈地尽量克制着说：

人家都抄袭了，为什么你的眼睛只盯着天花板？

儿子的破嗓门传出来时，把远在灶间的汪导给吓了一跳。只听他吼道：

这是你自找的！当初我不肯收你做我的学生，你便让你的老爸出面，给院方施加压力。老子贱，换来了你这小子的大气包，你怨得了谁？

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老爸只是根据我的喜好，给院方打了个招呼，又何尝施加过什么压力？如今天下学风、学术风气尽皆如此颓废，你管住我一个人，这天下就洁净了嘛？你有话好好说嘛！大不了我回去重新做来。我又不是不会做，又不是做不好，只是一心想着你，偷偷懒而已嘛！你骂我一顿，你这导师就纯洁了嘛？什么老子贱，小子贱的？有你这样咒骂未来岳丈的嘛？长幼不辨，尊卑不分！

你省省劲吧！

儿子又吼道：如今尊者自我作践，还让我大唱赞歌不成？这样高贵的岳丈，我高攀不起，你这般高衙内式的学生，我领教不了。

这时房门洞开，小晓抹着泪冲了出来。回头指着她的导师愤然气极地说道：

好，好，好！我总算认识你胡……导了！

儿子从房门里冲出一步，怒目瞪着小晓叫道：

认识我又怎么样？让你老爸来咬我的屁股？如今做学术的，都自己不要屁眼锁儿了，一个个都成了一路晃着肠子乱撒的主了，没什么好咬的了。你省省劲吧，你哎！

当然，小晓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，她愤然走到大门口，拉开门叶在手，回头大声说道：

既然连做学术的都挖掉了屁眼开关了，你为什么单单对我

搞“新阶级仇恨主义”？

儿子嘿嘿冷笑一声骂道：你道我不知道你出自官宦之家？还用得着你来提醒我“新阶级仇恨主义”？不过我告你，陆林晓小姐！任何一个甜饼上都必遭嘴啃的切口，你就权当自己倒楣吧！

小晓一摔门，消失在门叶的后边，从此永远地消失了吗？汪导不知道。

汪导更不知道，儿子发起火来，原来是和自己年轻时一个模式的。无由的冲动里，爆发出核能反应一般的狂野，其矛头是直指整个强势阶层的护海堤的。

汪导目睹了这一切，心中不由得生出几许怪异的甜蜜。冶铸脱模件的形似，总是让人欣慰的。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一直坚信，这孩子是老二的。而老二是内向的，平和的典范。但儿子却时不时地给你一点猖狂的怪味尝尝。

其实世上的任何人，都具有野兽的本能。就看它是否得以昭彰。而一旦拥有时机，具备了各种合适的条件，它总是会昭彰的。

然而汪导却又很为儿子着急。孤立地去冲击护海堤，只能获得一种结局，那就是，被决堤前后的抵触和抗衡能量所淹没。

汪导本想再次出山，充当和事佬的。但是在儿子的盛怒之下，却屈服于自己亦是寄人篱下的事实。汪导走进这个门槛二十多年来，从未和儿子发生过口角。甚至还记得，儿子从未和自己正面说过话，汪导不想遭遇到砸向小晓的驱逐令。

小晓走后不到十分钟，儿子的手机就骤响起来。只听儿子的房间里传来了简短的说话声：

嗯！

又听儿子走了出来，去洞开了大门。进来的却是那位既端

庄又艳美的女生，以汪导的职业眼光看，她倒是一位电影厂里急需的演员资源。前些年，各“锦绣”门户都让“政策慰安户”，占领了半壁江山。搞得银幕上和人的意识观念上，都以为泱泱中华大地，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似的。一直拖延到了今天，没有多大的起色。选拔人才方面，还是历现出锈斑星星点点。

可是她老是到这和尚庙来干什么？又是为了争取高分？又是为了体现自我？又是为了……令汪导不能理喻，只能认同的新观念？

这些年，女生好傍大款。对了，汪导几乎敏感到了，如今的儿子，是个实实在在的大款，而且是一个双料大款。随着学术方面的不断进起，儿子简直成了开拓中华新人类学学科研究的一名巨人。被国内外学术界誉为胡金晶时代。

如今的儿子是学术著作的专业户似的，几乎年年有大作，月月有精粹。他的房间，成了生产著作的加工厂。看似无声胜有声，机器在不停地运转。产品不光是作品，还有许多连带效应：稿费、版权、名誉。各种名目的、拒之不绝、推却不尽的“赞助”……演讲费、评审费、各类学术会议的组织费、各类名目的奖金，纷至沓来。有句古话叫做：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如今却是人怕无名的年代，只要你有名，什么事情都好办！

赞助的爷们傍了名人，他们受益的是名人效应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饿死街头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名气是越大越来劲，好处到处滚，不贪还不行。各种公关手段寻上你，让你避不了，无处遁。

两年前，让汪导下决心投奔儿子而来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儿子那有口皆碑的好名声。他是怜惜儿子，为了学术，只知道立业，忘却了成家。废寝忘食，清苦如僧，实是于心不忍。